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包公案 – 百家公案 第四十八回 東京判斷趙皇親

斷云： 只為觀燈成慘禍，張公已作訴冤人。

仁宗褒賞天昭報，一鞠當時案曠真。

話說西京河南府，離城五里，地名棋盤巷，有師員外，家道殷富。員外雖棄世，生下二子，長子名師官受，次子名師馬，都皆志氣。二郎現在揚州當織造匠。官受娶得妻劉都賽，乃是個美麗佳人。生下兒子名金保，年已五歲。是時正月上元佳節，西京放燈甚盛。師家使喚梅香對劉娘子道：「難得好個上元，今有本城龍山寺裡，有一座逍遙寶架燈，說道乾坤稀有，世上無雙。千聞不如一見，今晚與娘子入城看玩一回。」娘子入城看燈之事，婆婆道：「女子不出閨門，且元旦男女混雜，去則無益。」劉娘道：「媳婦懷孕金保時，曾在東嶽廟許下心願未還，今孩兒已滿五歲，趁今夜看燈，前去還了願便回。」婆婆依允，著梅香與院子張公隨她同去。娘子梳妝齊備，十分俊俏，與梅香、張公入得城來，正是放燈時候。逕進東嶽廟，焚香祝拜已畢，娘子與張公道：「婆婆吩咐不要去看燈，難得遇此元宵，我今瞞過婆婆去看一遭便回。」張公只得依允隨行。

來到龍山寺，眾人喧雜，不覺梅香、院子各自分散。娘子正看燈，回頭不見伙伴，心下驚怕。忽然颳起一陣狂風，將逍遙寶架燈吹落，看燈人都四散走去，只有劉娘子不識路徑，立在街前簷下。聽得一聲喝道，數十軍人隨著一貴侯來到，燈籠無數。是誰？乃上位皇親趙王。馬上看見娘子美貌，心下暗喜，便問：「你是誰家女子，半夜在此？」娘子詐道：「妾是東京人氏，隨丈夫到此看燈，適因吹折逍遙寶架燈，丈夫不知哪裡去了，妾身在此等候。」趙王道：「如今更深，可隨我入府中，明日卻來尋訪。」娘子無奈，只得隨趙王入府中。趙王心生一計，著使女引娘子到睡房中去。趙王隨後進去，對娘子道：「我是金枝玉葉，你肯為我妃子，享不盡之富貴；如不允從，亦必難脫。」娘子嚇得低頭無語，尋死無路，怎推得那趙王橫強之勢，只得順從。宿卻一宵，趙王不勝歡喜，正是：此處歡娛嫌夜短，師家寂寞恨更長。

當彼張院公與梅香回去，見師婆婆說知娘子看燈失散，不知去向，婆婆與師郎煩惱無及，著家人入城體訪消息。有人傳說在趙王府裡，亦未知的實。

不覺將近一個月，劉娘子雖在王府享富貴，朝夕思憶婆婆、丈夫、兒子，只悔當初不聽婆婆言語，惹出此禍，恨氣觸天。

有太白星要教她與前夫相會一面，變做個焦苗小蟲，飛入劉娘子房中，將她穿那一套織錦萬象衣服都咬碎了。次日娘子看見，眉頭不展，臉帶憂容。適趙王入見，問之：「因甚煩惱？」娘子道知其故。王笑道：「此則何難，只要召取西京會織匠人來府中織造新的便了。」

次日，王出告示道知後，不想師家祖上會織此錦，師郎正要探聽其妻消息，沒得因便，聽得此語，即便辭知母親，來趙王府見趙王。趙王道：「汝既會織，就在府中依樣造成。」師郎承命而去。有人說與娘子：「今王著五個匠人在東廊下織錦。」

娘子自付：「西京只有師家會織，叔叔二郎現在揚州未回，此間莫非我丈夫在焉。」即抽身出來看時，那師郎亦認得是妻劉都賽，二人相抱而哭。旁織匠人各驚駭不知其故。是時趙王酒醒來不見劉都賽，因問侍女。侍女說知在織造所看織錦。趙王即來廊下看時，見劉娘子與師郎相抱不捨。趙王怒道：「汝匠人何得無理！」既令劊子手押過五個匠人，前去法場處斬。

可憐師郎與四個匠人無罪，一時死於非命。那趙王恐有後累，部五百劊子手，前到師門首圍了，將師家大小男女殺戮已盡，家財被著親隨人搬回府中，放起一把無情火，燒了房屋而去。

當下只有張公帶得小主人師金保出街買糕，回來見死屍無數，血流滿地，房屋燒尚未滅。張公驚問鄰居之人，乃知被趙王所害之事。張公沒奈何，抱著五歲主人，尋夜走往揚州，報與二官人去了。趙王回府思忖：「今殺師家滿門，尚有師馬揚州當匠，倘知此事，必去告御狀。」心生一計，修書一封，差牌軍齎往東京見監官孫文儀，說其就理，要除師馬二郎一事。孫文儀看知書內之意，要奉承趙王，即差牌軍往揚州尋捉師馬。

是時師馬夜來夢見一家之人身上帶血，驚疑起來，去請著先生卜卦。占道：「大凶，主合家有難。」師馬憂慮，即僱一匹快馬，逕離了揚州，回西京來。行至馬陵莊，恰遇著張公抱著小主人，見師馬大哭，說其來因。師二郎聽罷，絕倒在地而復甦。即同張公來開封府告狀。師馬進得城來，吩咐張公在茶坊邊伺候，自往開封府下狀，正遇著孫文儀喝道過。牌軍有認得是師馬，稟知文儀。文儀即著人拿入府中，責以衝馬頭之罪，不由分說，登時打死。文儀令人搜檢身上，有告趙王之狀，付道：「今日若非我遇見，險些誤了趙王來書。」又慮包尹知覺，乃密令四名牌軍將死屍放在籃底，上面用黃菜葉蓋之，扛去丟在河裡。有詩歎云：

趙王淫虐太無情，阿黨孫儀惡毒生。

誰道天公無報應，舉頭三尺有神明。

正值包太尹出府來，行到西門坊，其坐馬不進。包公喚過左右牌軍道：「這馬有三不走，御駕上街不走，皇后太子上街不走，屈冤魂不走。」便差張龍、趙虎去茶坊酒店打聽一遭。

張趙領旨回報，小巷有四個牌軍，抬一籃黃菜葉，在那裡躲避。拯令捉來問之，牌軍稟道：「適孫老爺出街，見我四人不合賣黃菜葉，堆在街上，每人被責，今著我等抬去河裡丟了。」

拯疑有緣故，乃道：「我夫人病，正思黃菜葉食，可抬入府中來。」牌軍驚懼，只得抬進府中。賞牌軍，吩咐休使外人知之，取笑包公買黃菜葉與夫人食。牌軍拜謝而去。拯令揭開菜視之，內有一死屍如生。拯思此人必被孫文儀所害，令獄卒停在西牢。

有張公抱著師金保等師馬不來，逕往府前尋之，見開封府門首有屈鼓在，張公近前，連打三下。守軍報知於拯，拯吩咐：「或是老翁幼婦，不許驚駭他，可領其進來。」守軍領旨，引張公到廳前見拯。拯問所訴何事，張公逐一從頭將師家苦情事說得明白。拯又問：「這五歲孩兒如何走得？」張公道：「因為思母啼哭，領出買糕與吃，逃得性命。」包公問：「師馬何在？」

張公道：「他侵早來告狀，並無消息。」拯知其故，便著張公去西牢看驗死屍。張公看罷，放聲大哭，正是師馬矣。拯沉吟半晌，即令備鞍馬逕來城隍廟，當神祝道：「限今夜三更要放師馬還魂，不然焚了廟宇。」祝罷而回，也是師馬不該死，果是三更復醒來。次日獄卒報知於拯，拯喚出廳前問之。師馬哭訴被孫文儀打死情由。拯吩咐只在府裡伺候。

五更侵早，拯入朝，故意跌倒在殿下不起。仁宗怪而問之，拯奏曰：「臣近日得頭暈之疾，如遇早朝，即如是。」仁宗道：「從今免卿早朝。」拯謝恩而出。到府中，思量要賺趙王來東京，心生一計，詐病在牀，不出堂數日。仁宗在便殿召把門太使問：「包太尹近日病體如何？」太使奏曰：「包太尹病得十分沉重。」仁宗憂悶，宣文武商議。王丞相奏：「陛下可差醫官去府中調理。」仁宗即差御院醫官來開封府見夫人，欲見太尹診視。夫人道：「太尹病得昏沉，怕生人氣，免見。」醫官道：「可將金針插在臂膊上，我在外面診視，即知其症。」夫人將針插在屏風上，醫官診之全不動，急離府奏知去了。包拯與夫人議道：「明日可將我官誥印綬納還皇上，道我已死了。待聖上問我臨死時曾有甚事吩咐否，只道惟薦西京府趙王，為官清正，可襲開封府之職。」次日夫人將印綬入朝，哭奏其事，文武盡皆歎息。仁宗道：「既包公臨死薦御弟可任開封府之職，當遣使臣前往西京河南府宣取趙王。」一面降敕，差韓、王二大臣備羊酒之禮，御祭包太尹而去。是時使命領敕旨前往河南，進趙王府宣讀聖旨已畢，趙王聽得包公已死，升他襲開封府之職，不勝歡喜，即點起船隻，收拾赴任。不覺數日到東京，入朝見仁宗。仁宗喜道：「包太尹臨死薦御弟為開封府尹。」趙王奏道：「只恐臣年幼不堪此職。」仁宗道：「朕重封官職，照依包太尹行移。」趙王謝恩而出。

次日與孫文儀擺列頭搭，十分嚴整，進開封府上任。行過南街，百姓懼怕，各關上門。趙王馬上怒道：「汝這百姓好沒道理，今隨我來的牌軍，在路上日久欠盤纏，每家各要出綾錦一匹。」家家戶戶為之搶奪一空。趙王到府，看見堂上立著長幡，因問左

右。左右稟道：「是包太尹棺木尚未出殯。」趙王怒道：「我選吉日上任，如何不出殯？」張龍、趙虎報與包拯。

包拯吩咐：「汝二人各準備刑具伺候。」乃令夫人出堂見趙王，說知尚有半個月方出殯。趙王聽罷愈怒，罵那包夫人不識方便。罵未三聲，旁邊轉過包拯，喝聲：「認得包呆子否？」趙王愕然。拯即喚過張龍、趙虎，將府門關上捉了，皇親監於西牢，孫文儀監於東牢。

次日拯升廳，將棺木抬出焚了。東西牢取出趙王、孫文儀，跪在階下，兩邊列著二十四名無情漢，將出三十般法物，掛起聖旨牌。拯當廳取過師馬來證，將狀念與趙王聽著。趙王初尚不肯招，被包拯喝令極刑拷問，趙王受苦不過，只得招出謀奪劉都賽殺害師家滿門情由。次及孫文儀，亦難抵諱，招出打死師馬情弊。包公疊成文案，擬定罪名，親領劊子手押出趙王、孫文儀到法場處斬訖。

次日，拯趨朝奏與仁宗知道。仁宗撫慰之云：「朕聞卿死，憂悶累日，今則知卿蓋為此事詐死，是能正國法，趙王、孫文儀擬罪允當，朕何疑焉。」拯又奏：「臣今舉師金保入王府讀書，後有進益，仍為西京府尹。」上允奏。拯既退，發遣師馬寧家，劉都賽仍轉師家守制。將趙王家屬發遣為民，金銀器物一半入府庫，一半給賞張公，以其有義能報主冤。有詩斷云：趙王不法絕其倫，誰料當初律例存。

今日冤伸仇已復，果然金贈有恩人。

東西兩京軍民聞包公判明此事，無不稱羨，而有天理矣。